

新编白话

资治通鉴

珍藏版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新编白话资治通鉴卷五十

唐文宗

大和元年(丁未,公元827年),夏四月,韦处厚请求辞职让位,文宗没有批准。

文宗虽能虚心听取臣僚的意见,可是缺乏决断,与宰相已经商议决定的事情,不久又中途改变。为此韦处厚在延英殿极力批评这种做法,请求辞职让位,文宗再三加以慰劳。

任命高瑀为忠武节度使。

自从代宗大历年间以来,节度使多由禁军的高级将领担任。这些人都以高出本钱一倍的利息借钱去贿赂中尉,行贿的金额动不动就超过亿万钱,然后才能得到官职,从不经宰相。这些人到职后就拼命搜刮百姓,以偿还债务。到这时,裴度、韦处厚才开始上奏任用高瑀,朝廷内外互相庆贺,说:“今后负债的节度使少了。”

五月,任命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。

当初,横海节度使李全略去世,他的儿子李同捷代理主持军务,经历一年,朝廷不闻不问。李同捷希望改朝换代后文宗能施恩宽恕,就派使者带着奏折前往京城,请求遵奉朝廷的旨意,朝廷这才调李同捷镇守兖海。朝廷还是担心河南、河北各藩镇煽动李同捷抗拒朝廷的命令,就将这些藩镇的节帅都加封检校官的头衔。

六月,任命王播为同平章事。

王播进京朝见，力图得到重用，进献的银器数以千计，绫、绢数十万匹，于是得任宰相。

七月，朝廷在庆陵安葬敬宗皇帝。李同捷拒不接受诏命。八月，朝廷削去他的官职爵位，征发各道兵马前去讨伐。

李同捷派自家子弟用珍贵的赏玩器物、歌姬舞女贿赂河北各藩镇。李载义扣押李同捷的侄子，连同他所行贿的物品一并进献朝廷。史宪诚与李全略有姻亲关系，单独伺机帮助李同捷。裴度对此一无所知，误以为史宪诚对朝廷没有二心。韦处厚对史宪诚派到朝廷奏请公事的官吏说：“晋国公裴度在皇上面前百般为你们节度使担保，我就不以为然。只须静观他的所作所为，朝廷自有法典加以制裁。”史宪诚闻言十分恐惧，不敢再与李同捷勾结。

十一月，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去世。

大和二年（戊申，公元828年）。春三月，文宗亲自出题策问应试的举人。

自从元和末年以来，宦官益发蛮横跋扈，皇帝的废立全在他们掌握之中，威势权力在皇帝之上，朝臣没人敢指责这种现象。贤良方正科考生刘蕡在回答文宗的策问当中，极力阐述宦官专权的祸害，文章大意说：“陛下首先应该忧虑的问题是，宫禁将要发生变乱，国家将要出现危机，天下将要倾覆，海内将要大乱。”又说：“陛下要杜绝篡位弑君之风的侵染，就要立身行事端正，接近正直君子，疏远受过阉割的宦官，亲近正直耿介的朝臣，使宰相能专任其职权，众官员能忠于职守，怎能让陛下亲近的五六个人总揽朝廷政务，致使祸患酝酿在宫廷内部，奸邪出现在宫闱当中？我担心汉桓帝时的宦官曹节、侯览又会在今天重新出现。”又说：“忠正贤能的朝臣，没有被当作心腹来信任。宦官把持废立君主的大权，害得先帝不得善终，使陛下不得名正言顺地登基。”又说：“朝廷权力扫地，藩镇将领飞扬跋扈。有些不明臣礼的将领，带头作乱会以安定君位为借口，不懂《春秋》阐述的微言大义，举兵叛乱的将领会以驱

逐君侧恶臣为名义,致使政令和刑罚不由天子作主,征讨杀伐必然产生于藩镇之间。”又说:“陛下为何不堵塞阴险邪恶小人的进取之路,屏弃亲近宠幸的宦官,制裁他们侵陵胁迫人主的险恶用心,恢复他们在宫中看门打扫的差役,警戒应该引以为戒的问题,忧虑应该担忧的事情?既然没有政治修明的开端,就应有政治修明的结局。既然不能名正言顺地开始亲政,就应名正言顺地执政到最后。这样就可以虔诚地信奉儒家经典,能够承继祖宗所开创的大业。先前秦朝的灭亡,过失在于皇帝过分强暴。汉朝的灭亡,过失在于君主过分懦弱。过于强暴,逆臣贼子畏惧身死,就萌生害主之心。过于懦弱,奸臣就会窃取朝中大权,震慑人主。眼见敬宗皇帝不考虑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,没有剪灭灾祸的萌芽。我想陛下应该深深地忧虑汉朝的灭亡,用以杜绝皇权衰弱这一局面的出现。”又说:“我听说从前汉元帝刚登基时,更改朝廷旧制七十多项,励精图治之心极为虔诚,由此获得极好的名声。然而朝廷的法度日益紊乱,国家的气运日益衰弱,奸诈不法之徒日益强盛,百姓日益困苦。这是由于他不能选择贤明之臣委以重任,失去对朝政的控制造成的。”又说:“陛下若能把国家大权交给宰相,把兵权交给将军,只要心中希望的就无不实现,实行起来就无不守信。”又说:“朝廷的法规应该统一,官职的设立应该名正言顺。如今有外官、中官之分,形成南司、北司的格局。有的人在南司犯法就逃到北司去躲避治罪。同样犯罪,在南司受到制裁,在北司却枉法释罪。法令出自许多部门,弄得人们手足无措。这实在是由于兵农分离,对待中官和对待外官的法律不同造成的。”又说:“如今兵部不掌握兵士的名册,六军将领不能执掌兵权,观军容使的设立正好适合宦官专权的政治,军中的法令成了监军的附庸。宦官一旦身着戎装,憎恨文职官吏如同仇敌一般。一旦涉足军界,就把农夫看得如同草芥一般轻贱。他们的智谋不足以铲除逆臣逆子,而他们的奸诈却足以在军中作威作福,他们的勇气不足以保卫国家,而他们的暴戾却足以

侵害平民百姓，控制束缚各藩镇的节度使，居高临下地欺凌宰相。他们毁坏王法，搅乱朝纲，张扬武夫的威风，向上用来辖制君王，又假借天子的诏命，向下用来统治英雄豪杰。这些人有暗藏奸谋、窥测时机的野心，而毫无为君殉节、为国殉难的义举，难道是先王提倡用文治武功治理天下的主旨吗？”又说：“我并非不知道这番话说出来会招来灾祸，即使实行这些计策，我也会遭到杀戮。只是痛感国家濒临危机，哀怜百姓的困苦，怎忍心姑息时人所忌讳的丑恶现象，而窃取陛下的一官半职呢！”担任考官的散骑常侍冯宿等人看了刘蕡的对策都很赞叹佩服，可是由于畏惧宦官的势力，不敢录取刘蕡。裴休、李郃、杜牧、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，全部拜官授职，舆论哗然，认为刘蕡受了冤屈。谏官和御史打算就此上奏论说，被宰相阻止。李郃说：“刘蕡落第，而我们这些人考中了，能不感到厚颜无耻吗！”就上疏朝廷说：“刘蕡对策所言，是汉魏以来无与伦比的。如今考官由于刘蕡指责陛下身边的宦官切中要害，不敢上报陛下，恐怕忠正贤良之辈的仕进之途将会断绝，朝廷的法纪将会毁坏。况且我所对答的问题和刘蕡相比，差得太远，请陛下将授给我的官职转授刘蕡，以表彰刘蕡的忠直。”没有得到答复。刘蕡由此不能在朝廷作官，一直都在节度使的幕府当幕僚。

王庭凑暗中用兵器、粮食援助李同捷，秋九月，文宗下诏削去他的官职爵号，由各路兵马前去讨伐。王智兴攻占棣州。

当时，各军进讨一直没有进展，每当获取小胜，就向朝廷夸张虚报斩获敌军的数目，以求取厚赏。朝廷竭尽全力供养各军，致使江、淮一带资财耗尽，人民疲弊。

十二月，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韦处厚去世。魏博军作乱。

李同捷的兵力日趋窘迫，王庭凑无法前去救援，就派人劝说魏博大将领元志绍，让他杀死史宪诚父子，夺取魏博。元志绍于是发动叛乱，率领所属二万兵马回师进逼魏州，文宗下诏征发义成军前去讨伐。

任命路隋为同平章事。

路隋对文宗说：“宰相责任重大，不适宜兼领钱粮等琐碎事务，例如杨国忠、元载、皇甫镈都是奸臣，他们当宰相时兼管财政的作法不值得效法。”文宗认为言之有理。于是裴度要求辞去度支使的职务，文宗予以批准。

大和三年（己酉，公元829年），春正月，义成节度使李听讨伐魏博叛军，平定了叛乱。二月，横海节度使李祐率领各道兵马进击并打败李同捷。夏四月，李同捷投降，沧景得以平定。

李祐率领各道兵马进击李同捷，攻克德州。李同捷请求投降，李祐派大将万洪驻守沧州。宣慰使柏耆怀疑李同捷有诈，亲自率领数百名骑兵冲进沧州，寻找借口杀了万洪，将李同捷捉送京城。有人说：“王庭凑想出奇兵夺回李同捷。”柏耆就将李同捷斩首。各道兵马进攻李同捷达三年之久，仅能攻下沧州，而柏耆却将平定李同捷的功劳居为己有，引起各个将领的憎恨。他们争相向朝廷上表论说此事，朝廷将柏耆贬为循州司户。起初，李祐患病，听说柏耆杀了万洪，大吃一惊，病情急剧加重。文宗说：“李祐如果死了，就是柏耆杀的。”不久李祐病故，朝廷赐柏耆自杀而死。

六月，魏州发生兵变，军士杀掉节度使史宪诚，推举何进滔主持留后事务，以抗拒朝廷命令。秋八月，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。

起初，史宪诚听说沧景即将平定，十分恐惧，让儿子史唐带着奏折前往京城请求入朝参拜，并请求自己统辖的地区接受朝廷诏命。文宗下诏调史宪诚任河中节度使，而命李听出任魏博节度使。史宪诚倾尽府库所有的财物为自己治办行装，将士对此十分气愤，就杀了史宪诚，推举兵马使何进滔暂住留后。李听到魏州上任，无法入境。七月，何进滔出兵进击李听，李听大败逃走。当时，朝廷考虑河北一带连年战乱，军需运输往往中断，于是任命何进滔为节度使。

任命殷侑为齐、德、沧、景节度使。

沧州继死丧祸乱之后，尸骨遍野，幸存的人口不到十分之三四。殷侑到任后，与士卒同甘共苦，招徕抚慰流离失所的百姓，鼓励他们从事农耕与桑蚕。三年之后，沧州的户口有了增长，粮仓里堆满粮食。

朝廷赦免王庭凑，恢复他的官职爵号。

王庭凑通过邻近藩镇略微透露请求归顺朝廷的意愿，于是朝廷赦免他的罪行。

任命李宗闵为同平章事。

朝廷征召李德裕担任兵部侍郎，裴度推荐他担任宰相。恰好李宗闵得到宦官的帮助，于是文宗任命李宗闵为同平章事。李宗闵忌恨李德裕可能威胁自己的地位，就把他外放到滑州。

九月，文宗命令宦官不得穿纱、縠、绫、罗之类的服装。

文宗性情节俭朴素，处理朝政的闲暇时间，只以阅读书史自娱，不曾在音乐和外出打猎方面用过心思。驸马韦处仁头戴夹罗巾，文宗见了对他说：“我仰慕你家门第清白，所以挑选你与公主成婚。这样的头巾，听凭那些贵戚去戴，你不要这样。”

十一月，文宗下令禁止进献奇技淫巧之物以及织造精致华丽的布帛。南诏侵犯成都，攻入外城。

西川节度使杜元颖自命文雅不凡，不懂军事，专门积攒钱财，削减士卒的衣食供给。戍卒全都跑到南诏境内掠夺偷盗以求自给，南诏反而用衣物、食品资助他们。由此，蜀地的一举一动，南诏全都了如指掌，南诏的嵯颠于是密谋进犯西川。边界上的州郡多次报告这一军情，杜元颖却不相信。嵯颠让蜀地士卒充任向导，袭击攻陷朐州、戎州和邛州，朝廷下诏征发邻近藩镇的兵力前去救援。嵯颠亲自率领人马直抵成都，攻陷外城。杜元颖退守牙城进行抵抗，多次打算弃城逃跑，南诏兵大肆虏掠妇女、工匠几万人以及大量珍宝财货，然后才离去。嵯颠派使者上表说：“杜元颖不体

恤将士，致使将士竞相为我做向导，祈求诛杀这个残虐的节度使。不料没有将他杀掉，我已无法安抚蜀中将士之心，请陛下杀掉他。”文宗下诏将杜元颖贬为循州司马。

大和四年(庚戌，公元830年)，春正月，任命牛僧孺为同平章事。

李宗闵引荐牛僧孺出任宰相，共同排斥李德裕一党，将他们逐渐贬出朝廷。

二月，兴元军叛乱，杀害节度使李绛。

南诏侵犯成都时，朝廷下诏命山南西道出兵去救成都。节度使李绛招募一千名兵士赶赴成都，南诏退兵，李绛率军返回。朝廷命令将新募兵员悉数遣散，李绛召集新兵宣谕朝廷旨意，并赏给麦子，打发他们回家，新兵个个不满地退了下去。监军杨叔元一直痛恨李绛不事奉自己，就以赐给新兵的东西太少为借口激怒新兵。于是众人大怒，大声喊叫，抢劫库存的兵器，然后奔向节度使的公署。李绛正在饮宴，急忙跑上北城。有人劝李绛用绳子缢下城墙逃走，李绛说：“我是元帅，怎么可以逃跑！”他让推官赵存约赶快离去，赵存约说：“我受明公的知遇，怎可在危难之际苟全幸免！”牙将王景延力战而死，李绛、赵存约等人全部被害。杨叔元奏称李绛私自收取招募新兵的钱财，导致使作乱。门下省、中书省、尚书省的官员上疏一致论说李绛的冤屈以及李叔元激怒乱兵的罪行，文宗这才开始省悟。

三月，任命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。

此前，回鹘派人进贡以及与唐互通贸易时，在经过的地方，人们惧怕回鹘生发变故，常常用重兵加以防卫护。柳公绰到任后，回鹘派梅录李昌带着一万匹马前来贸易，柳公绰只派一个牙将骑马到边境上迎接慰劳，李昌等人到达之后，就大开官署的大门接受李昌的拜谒。李昌感动得流下眼泪，告戒属下不得侵扰百姓。沙陀素来以骁勇闻名，为九姓回鹘和六州胡所畏惧折服。柳公绰上奏

建议让沙陀酋长朱邪执宜担任阴山都督使，让沙陀居住在云、朔塞下，以便捍卫防御北部边境。朱邪执宜前来进见柳公绰，神色庄重严肃，言谈举止极有礼数。柳公绰对僚佐说：“朱邪执宜外表严厉，内心宽和，说起话来不紧不慢，合于道理，是个有福禄相的人。”柳公绰还让自己的夫人与朱邪执宜的母亲、妻子一同饮酒，向她们馈赠礼品。朱邪执宜感激柳公绰的恩德，因此愿意为他效尽全力，从此蛮夷不敢进犯边塞。

任命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讨代叛乱士卒，平定叛乱。

温造走到褒城时，遇到兴元都将卫志忠征讨蛮人归来。温造与卫志忠密谋，让他的八百士卒作为自己的亲兵卫队，五百人作为前军，进入节度使府衙后，分别把守各个大门。温造开始办公后，犒劳士卒。卫志忠秘密派亲兵包围新兵，然后开始杀戮，八百名新兵全被杀死。杨叔元起身抱住温造的靴子乞求饶命，温造命人将他囚禁起来，文宗下诏命将杨叔元流放康州。

六月，文宗任命裴度为司徒、平章军国重事。

裴度以年老疾病为由请求辞去宰相之职，所以才有这一任命，仍然下诏命他每三五天到中书省办公一次。

七月，任命宋申锡为同平章事。

文宗担心宦官势力过于强盛，宪宗元和年间和敬宗宝历年间弑杀二主的宦官依然存在，而中尉王守澄尤其专横跋扈。文宗曾经与宋申锡秘密谈论宦官问题，宋申锡请求逐渐剪除宦官的威胁。文宗以为宋申锡为人沉着仁厚、忠诚严谨，可以倚重以成大事，就将他擢升为宰相。

九月，任命裴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

当初，裴度征讨淮西时，曾奏请让李宗闵担任判官，由此李宗闵渐渐获得擢拔任用。到这时，李宗闵怨恨裴度推荐李德裕，趁裴度因病辞职的机会，将他排挤到藩镇任职。

十月，任命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。

蜀地自从南诏入侵之后，境内残破凋弊。李德裕上任后，建造筹边楼，绘制蜀地地图，南入南诏，西到吐蕃，每日召集熟悉军旅生活和边界事务的人，询问有关山川、城镇、道路的艰险与平坦、宽阔与狭窄以及远近等情况，不出一个月，对蜀地的了解就如同亲身游历过一般。文宗命令李德裕修缮堵塞清溪关，以截断南诏的人犯之路。李德裕上奏说：“通往南诏的小路极多，无法堵塞，只有派重兵镇守，才可确保没有闪失。”当时前来救援西川的北方兵马都已经返回各藩镇，只有河中、陈许的三千兵马尚在成都，朝廷下诏明年也将返回本道，蜀人为此惶恐不安。李德裕上奏请求将郑滑五百人，陈许一千人留下，继续镇守蜀地，并说：“蜀兵习性懦弱，最近又被南诏打败，个个胆战心惊，不能担负征战戍边的重任。如果北方的兵力全部撤回，形势与杜元颖在时就毫无二致。朝臣建议罢兵，是由于灾祸不会殃及他们自身。希望朝廷责令他们每人都将建议写成状文，在政事堂存档。有朝一日由此招致失败，不能让我一个人独自接受国法处治。”朝廷完全同意李德裕的请求。于是，李德裕训练士卒，修葺城堡屏障，积聚粮草等物资储备，以加强边防，蜀地百姓大致安定下来。

大和五年（辛亥，公元831年），春正月，卢龙将领杨志诚驱逐本镇节度使李载义。二月，朝廷任命杨志诚为留后。

文宗听说杨志诚作乱，就召见宰相商议对策。牛僧孺说：“范阳自安史之乱以来已非朝廷所有，刘总当权时曾暂时归顺朝廷，朝廷为此破费八十万缗钱，却一无所获。如今杨志诚夺取此地，就如同以前李载义夺取它一样。应该乘机安抚杨志诚，让他捍卫北疆，抵御狄人的侵扰，不必计较此举是叛逆还是顺从。”文宗依言而行。考虑到李载义对朝廷恭敬顺从，有功勋，就授给他太保的官职，而让杨志诚担任留后。

三月，漳王李凑被贬为巢县公。宋申锡被贬为开州司马。

文宗与宋申锡密谋诛杀宦官，宋申锡引荐王璠担任京兆尹，并

把文宗的密旨告诉给他，王璠泄露了文宗与宋申锡的计谋。王守澄、郑注得知后，指使人诬告宋申锡图谋另立漳王，文宗特别生气。王守澄打算派骑兵前去屠杀宋申锡全家，飞龙使马存亮坚决争辩说：“这样一来，京城就自然大乱了。”王守澄这才罢手。文宗命令逮捕被告发的品官晏敬则等人，在宫中加以审讯。这些人都承认了被诬陷的不实之辞，冤案铸成。左常侍崔玄亮、给事中李固言、谏议大夫王质、补阙卢钧等人，请求将这一案件交付御史台复审。文宗说：“我已经和大臣计议过了。”崔玄亮一边叩头一边流着泪说：“杀一个百姓，还不能不慎重，何况宰相！”文宗的情绪稍微缓和下来，又召集宰相入宫商议。牛僧孺说：“臣子的最高职位不过宰相，宋申锡还能有什么企图？况且宋申锡大概不至于如此。”郑注唯恐复审时会阴谋败露，就劝说王守澄请求文宗只对宋申锡实行贬黜。马存亮当日辞官回家，受到此案牵连被处死或流放的达数十人之多。宋申锡最终死在贬所。王质，是王通的第五代孙。

五月，文宗命令有关官员修葺太庙。

由于太庙的两间房子破旧漏雨，超过一个月没有得到修缮，文宗扣罚将作、度支、宗正的俸禄，让宦官带领工匠去修缮太庙。补阙韦温劝谏说：“国家设置百官，各有各的职责，假如有人荒废其职，就应该选择贤能之人加以取代。如今失职官员仅被扣罚俸禄，而把他们的职事委派给宦官，这样做，就把宗庙当成陛下的私产，百官都形同虚设了。”文宗认为说得很对，立即命有关官员修葺太庙。

李德裕向南诏索回被掳掠的百姓四千人。秋八月，任命崔郾为鄂岳观察使。

鄂岳盗贼很多，他们经常剽劫过往的航船。崔郾训练士卒，治备兵器，制造战船，追击诛讨盗贼，全部诛除了他们。当初，崔郾在陕虢为政宽厚仁惠，有时一个月都不鞭笞一个人。及至到鄂岳任职，崔郾以严刑峻法进行治理。有人问他是什么缘故，崔郾说：“陕

就土地瘠薄，百姓贫困，我安抚他们还来不及，仍然担心他们会受到惊扰。鄂岳地理险要，人口复杂，人们剽悍狡诈，为非作歹，不动用重刑，就无法治理。为政贵在懂得变通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九月，吐蕃将领悉怛谋率维州城前来归降，朝廷没有接受。

李德裕将蜀兵当中体质瘦弱的四千多人淘汰之后，又招募了一千名年轻力壮的士卒，招募到北方士卒一千五百人。让北方兵与当地兵杂居在一起，相互影响，军队日益精干，所制造的兵器都非常坚实锋利。这时，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求归降，率领全部人马奔往成都。李德裕派兵占领维州城，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上奏朝廷。文宗将此事交给尚书省，召集百官计议。大家一致请求按照李德裕的计策行事。牛僧孺说：“吐蕃的边境，四面各有万里之遥，丢失一个维州并不能有损于他们的国势。近来唐与吐蕃修好，约定双方停止交战。中国制御戎狄应以信守诺言为上策，如果吐蕃前来责问说：‘为什么失信？’然后在蔚茹川放养战马，派兵直上平凉阪，千军万马驻扎在回中，怒气冲天，理直气壮，不到三天就会打到咸阳桥。这时即使在西南数千里之外得到一百个维州，又有什么用处？徒然丢弃诚实信用，只有害处，没有好处。这是连一个百姓都不会做的事，何况天子！”文宗以为言之有理，下诏命李德裕将维州城以及悉怛谋等人全部送归吐蕃。吐蕃在边境上诛戮悉怛谋等人，手段极其惨毒酷烈。李德裕由此加深了对牛僧孺的憎恨。

大和六年（壬子，公元832年），春正月，由于水旱灾害，朝廷给关押在狱中的囚犯减刑。群臣向文宗进献尊号，文宗没有接受。

韦温说：“现在水旱成灾，恐怕不是文饰陛下美好称号的时候。”文宗认为他的意见好，就没有接受尊号。

回鹘昭礼可汗被部下杀害。

昭礼可汗的侄子胡特勒即位。

十月，册立鲁王李永为太子。十二月，牛僧孺罢免为淮南节度使。

西川监军王践言回朝担任枢密官，多次在文宗面前说：“将悉但谋捆绑起来送还，让吐蕃人心大快，断绝了归降者的路径，不是好主意。”文宗也很懊悔，怪罪牛僧孺失策，牛僧孺内心不安。恰好文宗问宰相说：“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，你们也有这个想法吗？”牛僧孺回答说：“太平盛世本无固定的景象。如今周边的蛮夷不至于交相侵犯，老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，虽然达不到大治，也可称得上小康。陛下如果追求另外的太平盛世，我力所不及。”于是牛僧孺屡次上表请求罢相，文宗就命他出任淮南节度使。

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进京朝见。 任命李德裕为兵部尚书。

当初，李宗闵与李德裕有隔阂，及至李德裕自西川回朝，文宗对他非常器重，旦暮之间就将出任宰相。李宗闵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也不能得逞，为此十分忧虑。京兆尹杜惊对李宗闵说：“李德裕有文学才能，却没有经过科举考试，常常因此感到怅恨。如果让他主持科举考试，就可以平息积怨了。”李宗闵说：“再想想其它的办法。”杜惊说：“不然，就任命他为御史大夫。”李宗闵说：“可以。”杜惊去告诉李德裕，李德裕又惊又喜，流下眼泪，反复请杜惊转达谢意。李宗闵又将此事与给事中杨虞卿商量，事情就此半途搁置下来。

大和七年(癸丑，公元833年)，春正月，加封刘从谏同平章事的头衔，打发他返回本镇。

起初，刘从谏以忠义为己任，入朝参拜文宗，想请求调往其它藩镇。入朝后，见到朝廷政事分歧，权柄不一，于是产生轻视朝廷之意，所以回到藩镇后益发骄狂。

二月，任命李德裕为同平章事。

李德裕进宫向文宗谢恩，文宗与他谈论朋党问题。当时，给事中杨虞卿和堂兄中书舍人杨汝士等人密切勾结，依附朝廷权要人物，文宗听说后很厌恶他们，所以与李德裕谈话，首先谈到这一问题，李德裕借机得以排挤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。又一天，文宗又一

次谈到朋党问题，李宗闵说：“我历来知道这个问题，所以我都没有给杨虞卿等人好的官职。”李德裕说：“给事中、中书舍人不是好官又是什么？”李宗闵听了脸色很难看。

四月，朝廷册封回鹘彰信可汗。 六月，任命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。

此前，回鹘每次入朝进贡，所到之处必定大肆掳掠，州县官府不敢责难，只能派重兵防卫。李载义上任后，回鹘使者李畅入朝进贡，李载义对他说：“可汗派将军入朝进贡是为了修好，不是派将军侵凌践踏大唐百姓的。如果将军不能约束兵士，致使他们侵暴为益，我也有权诛杀他们，不要以为中国的法律可以轻视。”于是下令解除各州县进行防卫的军队，只派两个士卒守卫城门。李畅畏惧慑服，不敢触犯法令。

任命郑覃为御史大夫。

当初，李宗闵憎恶郑覃在宫中多次议论朝政，奏请罢去郑覃翰林侍讲学士的职务。文宗态度从容地对宰相说：“殷侑的儒家经术水平和郑覃很接近。”李宗闵回答说：“郑覃、殷侑在经术上的成就，确实值得推崇，不过他们对朝政的议论不值得听取。”李德裕说：“郑覃、殷侑对朝政得失的议论，别人不爱听，只有陛下想听他们的意见，值得庆幸。”事后十来天，朝廷宣布文宗的诏命，任命郑覃担任御史大夫。李宗闵对枢密使崔潭峻说：“什么事都由皇上亲自决定，还用中书省干什么？”崔潭峻说：“陛下登基已经八年，听凭他自行处理政事，也是应该的。”李宗闵愀然变色，不敢再说什么。

李宗闵罢相。 秋七月，任命王涯为同平章事，兼度支盐铁转运使。 任命李程为宣武节度使。

宣武节度使出了空缺，李德裕奏请调刘从谏镇守宣武，借机将他调离上党，避免他与山东的藩镇势力勾结。文宗认为不妥，就任命李程为宣武节度使。

八月，文宗下诏宗室诸王出就封国。 停止进士科考试诗赋

的作法。

文宗担忧近年以来文人士大夫不通晓儒家经学，李德裕请求依照杨綰的建议停止以诗赋取士，又说：“从前玄宗以临淄王的身分平定宫廷变乱，之后就怀疑猜忌宗室成员，不让他们出就封国，议论此事的人认为，幽禁骨肉亲人，损伤人伦大道。天宝末年、建中初年，宗室之所以全部遭到安禄山、朱泚的杀害，就是由于诸王聚居在一座宫里的缘故。陛下如果真能听任那些年事已高、亲属关系又疏远的诸王出就封国，并且任命他们在各州做僚佐，让他们携带子女到地方上完婚出嫁，这就使实行百年之久的弊法得以一朝废除，天下人谁不为此高兴！”文宗说：“朕早就知道此事不合情理。如今诸王中怎能没有贤才，只是无处施展罢了。”于是文宗下诏命令同时停止诗赋取士。然而，诸王出就封国之事，竟因为对他们任以何职意见不一而不了了之。

加封卢龙节度使杨志诚为右仆射。

起初，朝廷任命杨志诚为吏部尚书，杨志诚没有得任仆射，十分恼怒，便将官告使扣留。朝廷出于无奈，加封杨志诚为仆射，另外派使者前去抚慰。杜牧感愤于河朔三镇桀骜不驯，而朝廷议论此事的人一味主张姑息迁就，写了《罪言》一文。文中说：“最上策不如先治理内部，中策不如夺取魏博，最下策是轻率出战。下策是不考虑地势优劣、不明白攻守方略的作法。”杜牧又为府兵制的废弛而痛心，写了《原十六卫》一文。文中说：“贞观年间，在朝廷设置十六卫，用来蓄养武将，在各地设立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处，用来储备兵员。遇有战事，武将就统领军队在外征战；没有战事，就交出军队，供职朝廷。武将供职朝廷时，皇上用富贵恩惠来供养他们，部下士卒被分散安置在各个折冲果毅府，一年春、夏、秋三季务农，冬季操练军事。士卒的军籍保存在军府，兵员散在田间，势力分散，自然人人自珍自重，所以即使由蚩尤担任统帅，也不可能使他们作乱。及至武将征战在外，因所统领的士卒接到征召公文才

能前来,这时前有斧钺军法,后有爵禄赏赐,军情十万火急,士卒哪有闲暇另作图谋,所以即使由蚩尤担任主帅,也无法使他们反叛。从贞观到开元一百三十年间,武将、士卒从不叛逆篡乱,这是大圣人太宗能够以皇权控制局面,号令内外的神机妙算。到了开元末年,愚腐的儒生请求取消府兵,武将请求进击周边蛮夷,于是府兵废除于内,边兵兴起于外,形成尾大不掉,外强中干的局面,使得安禄山在幽州拥有重兵,天下为之掀动,如同根已发芽,柴已成火。大约武将拥兵在外就会反叛朝廷,列居朝廷就会篡夺皇位。要使武将在外不反叛,居朝不篡逆,最好的措施难道不是设置折冲果毅府和十六卫吗!近世以来,出任将领的人大体都是市井好利之徒,他们以大量的金银玉帛行贿,依附掌权宦官,在宦官毁弃债券,接受财货后,才得到武将的职务,根本不懂礼义之道,又没有慷慨激昂的正气。那些强悍凶暴、违乱忤逆的武将破坏朝廷法律,残杀忠良,一旦大权独揽,形势于己有利,没有不成为匪寇的。那些阴险狡诈的武将,又能将挨家挨户按人头盘剥来的赋税,用来贿赂邪佞宠臣,由九卿一下子就买到三公的头衔,由州郡长官一下子就得到都城府尹的职位,将自己的辖区任意指为自家的别馆。所以天下战乱不止,百姓消耗殆尽,无不由于这个缘故。唉,太宗文皇帝设置十六卫的用意,谁能按照原样恢复起来呢!”杜牧又写了《战论》一文,文中说:“从河北看全国,河北犹如一颗珍珠。从全国看河北,河北犹如人的四肢。河北民俗温和朴厚,长于征战和农耕,加上当地出产骏马,十分便于奔驰抗敌。所以,出兵作战就取胜,闭门自处就富饶,不必窥视全国的物产就可以由自己培育,就象农家大户不必等有了珠宝才算富足。国家失去河北,精良的甲冑、精锐的士卒、优良的弓箭、矫健的战马就失去来源。河东、盟津、滑台、大梁、彭城、东平全都驻扎重兵,不能派往别处。以上六镇的军队全都恭顺地等待朝廷的衣食供给,朝廷又要在咸阳西北屯驻重兵以防御戎夷,只有把土地榨取得空无所有,才能维持军用开支。这

等于四肢全被支解，仅剩下头和身子突兀可见，难道以这种局面能长久保持安定吗！如果朝廷能根治五个方面的失败，只要一战就可稳定全局，四肢也有望再生。士卒离散流落，武器装备钝坏，这是没有抓紧训练的过失，是一败。明明只是一百个士卒手执干戈，但花名册上却有一千人需要供给衣食，这是朝廷没有求实的过失，是二败。遇有小胜就张狂地向朝廷请求封赏，一旦官爵贵盛，财产富足，就不肯搜求奇计，死力效命，这是奖赏过重的过失，是三败。作战中士卒大量伤亡，将领只身逃回，面对刀锯刑罚，神色十分镇静，这是朝廷处罚太轻的过失，是四败。主帅不能独揽兵权，派往前线的恩臣敕使轮流发号施令，恍惚惊骇之际，敌人的骑兵乘机来犯，夺走我军的旗鼓，这是朝廷不肯让主帅专掌兵权的过失，是五败。现在，如果朝廷真的要调动军队，洗刷污浊，以开创千秋万代国泰民安的局面，而竟然重蹈先前的错误，是不行的。”“议论朝政的人说：‘对于桀傲不驯的武夫，我们应该用精兵良将来加以控制，用高官贵爵来满足他们的愿望，让他们安分守己，不敢犯法，行动自由，不受拘束，就象豢养驯服虎狼，不违背它们的心意，它们的怒气就不会萌发。这就是大历、贞元年间安邦守国的方法，又何必急于内战，让百姓遭受煎熬，然后才感到痛快！’我认为：人类自然有许多欲望，欲望得不到满足，接着就要发生争夺与祸乱。所以在家庭中用竹板教训子弟，在一方用刑罚约束百姓，在全国用军队征讨叛逆，这就是减少私欲、杜绝争夺的办法。大历、贞元年间的作法完全背离这一正道，朝廷企图用仅有的那么一点官爵去禁止藩镇将领无限贪欲的争夺，所以才出现首尾四肢几乎瘫痪，不能互相照应的局面。没有认识到大历、贞元年间的作法是错误的，反而看作常道，我看当强盗的人就不仅局限在河北了。”杜牧又注释《孙子》一书，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：“军事就是刑罚，刑罚就是政治，在孔夫子的学生中，那实际是仲由、冉有去做的事。不知从什么时代开始分为文武二道，士大夫不敢谈论军事，假若有人谈及，世人就